

# 香港「國家統合」的時代課題

□夏引業

## 【指點香江】

曠日持久的「佔中運動」，反對派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港大「學苑派」大肆鼓吹「港獨」，這些都是近來已然泛政治化的香港所呈現的紛繁複雜的景象。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有學者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可以概括為「一國不足，兩制有餘」，這是很見地的，它同時也揭示了香港國家統合方面的重大而緊要的課題。

## 「港獨」思潮沉渣泛起

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學教授羅德，曾提出「區隔性制度命題」（the segmental institutions thesis），在他看來，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一定意義上說就是這種「區隔性制度」，並從而成為國家分離主義的重要根源。有區隔，有分離，就有統合。日本在近代就完成了國家統合的任務，而中國的國家統合長期以來卻未引起重視。對於香港「佔中」事件，可謂觀點紛呈，卻鮮有從國家統合層面予以解釋的，也說明了這一點。早在上世紀初，日本憲法學巨擘美濃部達吉就提出，國家成立的基礎包括實力的要素和心理的要素。他說，「國家的成立，必要實力，這是無可置疑的。然於實力之外，不可不加以國民心理。實力的要素和心理的要素，二者相得然後始能形成國家。」既有國家之國家統合，如果不是擴張，那也至少是為維護國家的統一性，為此國家統合亦可大略區分為實力的要素和心理的要素。所謂實力的要素，就是指強有力的統治組織之存在及有效的統治，可以概括為國家強權。所謂心理的要素，就是國民處於同一國家共同體的自覺，如果不是自覺地維護，至少也是不損害國家利益，此方面可以簡括為心理建設。

儘管香港回歸是一場「主權性革命」，但由於是政權的和平移交，香港普通民眾並未感受到生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舞獅跳、馬路跑」，中國國家強權的感受並不十分深刻，中國國家意識並不明晰。這與那些經過戰火洗禮的人們對國家強權的深切感受存在明顯差別。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實行高度自治，加之回歸之初，香港對中央政府的戒心和不信任，代表中國國家強權的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種「謙遜」的姿態，極少張顯其權威，這是有必要的。但其消極後果就是香港回歸近20年，不但國家觀念在一些香港民眾的思想未能扎根，反而香港的「本土意識」作為一種清流湧動起來，「港獨」思潮沉渣泛起，香港國家統合任務愈發凸顯。

當此之時，先是國務院發布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中央擁有對港全面管治權；之後有「8·31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香港政改的主導權毫不客氣地依法歸入自己的掌握；而對於長達七個月的「佔中運動」，中央採取的是堅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這一系列積極、強硬的動作，可以解讀為中央近年來對港政策的反思，以及國家強權的強有力的回歸。這期間有許多互動和博弈，在這一系列的互動和博弈中，香港各方面不斷切身感受到國家強權及其不可撼動性，中國國家意識不斷得到提示和強化，國家統合朝着積極的方向推進。

國家強權與心理建設，二者關係密切，相輔相成。國家強權能收短期之效，心理建設注重長遠且更為根本。在心理建設未獲明顯成效情況下，國家強權就有必要出場。我們可以預料，香港情勢愈加複雜，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就愈加緊迫，國家強權就愈可能採取步步進逼的立場，全國人大常委會愈可能再次積極主動出場，為香港落實國安立法訂定具體時間表，最極端情況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國家強權可以促進心理建設，在心理建設方面無法取得進展的時候，國家強權就是必要的手段。而一旦心理建設成熟，國家強權就又有必要採取「退守」的立場。如上所述，相形而言，心理要素更為根本。儘管歷史上的「中國」是流變的，其疆域是不斷變化的，然而在漫長的歷史型構中，卻積澱而成了厚重的中華文化，這種文化使得中國不斷地走向統一。內地學者王振民教授曾指出，「秦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對中國社會以後二千年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根本影響，對中華民族政治遺傳基因乃至民族性格的形成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追求國家統一始終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核心價值，統一始終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這早已內化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習性，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構成民族的政治基因。」因而「中國」又是極為穩固的，中國的香港已不容爭辯。在世界上還存在國家的情況下，統一就是固有之善。從這意義上說，不僅「港獨」就是「一國一獨」也僅僅是政治的噱頭，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在此亦可下一斷言，強大的中華文化終將使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大一統」，這只是早晚的事。

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Visiting Fellow

# 學聯分裂添政壇亂象

□周八駿

## 【焦點熱議】

學聯第一次出現分裂，對於香港的大學生運動和香港，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至2014年「佔中」的40多年裡，香港的大學生運動基本同學生的切身利益不相關，而是專注於國家和香港，側重於社會、民生和政治。但是，在2014年持續79天的「佔中」行動中，參與的大學生儘管仍表現得以香港和政治為關懷，骨子裡卻同他們對於自身前途的憂慮相聯繫——就學不易，就業不易，升職困難，置業成家困難。這一切，以何曾深深地困擾過香港的莘莘學子？！

上世紀70年代至2014年「佔中」的40多年裡，香港或者尚無政治團體或者已經成立的政治團體能夠站在政治鬥爭第一線，學聯和各大學的學生會作為大學生的組織未曾有機會也毋須擔當政治領袖角色。然而，持續79天的「佔中」是以大學生罷課所營造的政治氛圍為基礎；除了由所謂「佔中三子」宣布「佔中」開始外，「佔中」實際領導幾乎由學聯承擔。由於多重因素，反對派政治團體及其領袖在「佔中」期間主動或被動地退居「一側」。

歷史上，所謂「國粹派」與「社會派」的爭論不以大學生組織為平台。「佔中」為學聯所實際領導，大學生中間產生的分歧就合乎邏輯地表現為學聯分裂。

歷史上，香港社會政治運動即使有大學生組織參與，但後者未曾當過主角。「佔中」由大學生挑「大樑」，後者動向自然成了香港政治「風向標」。

必須指出，無論「退聯」還是維護學聯（簡稱「護聯」），所表現的都是激進和極端觀點，反映當前香港受反對派影響的大學生的主流意識。2月18日，7所大學生會聯合聲明稱：「我們縱使遺憾及無奈，也只能尊重當港大同學於全民投票中作出的此決定……期望往後仍能跟港大

同學保持緊密聯繫，意見一致時攜手合作，繼續推動不同的議題，捍衛我城。」請注意：「捍衛我城」同「香港城邦」論是一致的，同「香港建國」相去不遠。

即使「退聯」不至於蔓延所有大學，但是，大學生的意見分歧將會借助互聯網表現為無形的「山頭林立」。這是21世紀新形式的組織分裂。學聯即使維持「一統」，各大學學生會即使不分裂，但是，在網絡世界裡，香港的大學生組織將呈現分裂，不同意見的大學生將「集群」而展開「派戰」。

青年思想最活躍，也最容易變。學聯分裂，大學生在網絡世界「山頭林立」，眼下雖然傾向於激進和極端，其實，從中長期看，是在孕育思想和政治上的分道揚鑣。

當前，受反對派影響的青年人包括一些大學生，鼓吹「香港建國」，鼓吹「香港人」和「中國人」是不同的民族，而反對派政治團體及其領袖普遍喪失政治話語能力。成年人無能而青年人輩幹，反映香港政治決戰形勢已呈現不利於反對派的轉變。

特區政府不能因於「政治積極不干預主義」（按：這是筆者杜撰的一個名詞，與經濟上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相對應，用來描述特區政府受制於傳統，對於反對派的言行不敢針鋒相對。）大學生組織的「成癮」「分立」固然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對一些大學生具有重大政治原則錯誤的言論和行動，特區政府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反對。

愛國愛港陣營需要加強對大學生的引導和幫助，需要推動愛國愛港學生團體發展。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學聯分裂添政壇亂象

學聯分裂添政壇亂象